

晚风·龙光塔

鸣虫唱歌流萤飞

曹友伦 文 |

鸣虫唱歌流萤飞是农村夏秋季节的一道风景。鸣虫,是指会发声的昆虫,大多会飞。

不少鸣虫发出的声音很好听,像在唱歌。但你可能不知道,鸣虫的歌声并不是从口中唱出来的,更难能可贵的是,歌者还都是雄性。后来我读了有关科普文章才知道,鸣虫的歌其实并不是唱给人类听的,而是它们在生长成熟后,为追求异性发出的一种求爱讯号。

进入夏天,鸣虫就开始唱歌了,那时唱得最响亮的歌手是蝉。

雄蝉的腹部左右两侧各有一块半月状盖板,内有鼓膜,在鼓膜和盖板之间留有空腔,因此,当鼓膜振动时,蝉鸣就发出来了。蝉常藏在树荫里,全身黑不溜秋的几乎和树干同色。为此,它在沉默时是很难被人发现的。

蝉有好多种,我们这里最多见的是黑背蝉。黑背蝉叫声嘹亮,但只会哇哇地喊,歌声一点不好听,上了年纪的人听了反而觉得心烦。还有一种叫青壳知了的,歌声稍要婉转些,但也只是重复着知了知了!这一句“知了”很有禅意。“蝉”,也许就是由此得名的吧。那时,我们这些孩子谁懂“禅”啊?只想捉蝉。

孩子们用刚洗出不久的生面筋粘在竹竿头上,没有水份的生面筋黏性很强,碰啥粘啥。捉蝉都是听声寻踪,发现叫声正欢的蝉后,我们就把竹竿头悄悄伸到蝉的翅膀上,蝉就被粘住了。被粘住的蝉哇哇大叫着反抗,但最终还是被俘虏了。听大人说蝉能捕捉蚊子,我就把捉到的蝉放在蚊帐中。但后来发现帐中的蚊虫并不减少。蝉只是乖乖地歇在蚊帐上,从不挪窝,有时也会跟

着屋外的蝉一起哇哇地唱歌。

在夏季还有一种鸣虫叫纺织娘,纺织娘白天不发声,只在晚上唱。

纺织娘全身翠绿,常藏在瓜棚或茂密的杂草中。由于长着迷人的绿色,在白天的绿色丛中很难捉到它。只有到了晚上鸣叫时,才能循声前去捕捉。

我把捉到的纺织娘放在床下的瓮中养着,每到晚上,它就“咋咋咋”地唱起来了。

立秋后天气转凉,鸣虫的叫声也渐渐低哑起来。但有一种鸣虫却在这时刚刚出生。那种鸣虫不会飞,但唱得好歌,并且一定要到秋后的晚上才一试歌喉,故也称秋虫,它就是蟋蟀。

蟋蟀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一亿多年了,也许它的翅膀早已异化,如今用来唱歌的就是翅膀。它的翅膀振动频率不同,发出的声音也就各异。一翅岂能两用,因此飞行就不再是蟋蟀的强项了。如今蟋蟀的行动主要靠那强有力的后腿弹跳,因此,我们这里也把蟋蟀叫作“弹绩”。

蟋蟀除了唱歌,还好斗。因此,还被人称之为将军虫。就因为蟋蟀好斗,玩虫者就用蟋蟀争斗的胜负作筹码,玩起了斗虫游戏。这样,“斗虫”也就成了一种赌博。

历史上曾有流传,有人斗虫眨眼间赢得盆满钵满而一夜暴富;但也有玩蟋蟀输得倾家荡产、跳楼自杀的,这怪谁呢?但最终还是蟋蟀背上了黑锅,蒙受了污名。

小时候,我也爱玩蟋蟀,但我只是自个儿玩,从不与人争斗。

在农村,常有白露三朝出将军的说法,这将军,指的就是勇武善斗的雄蟋蟀。听说还有比将军更了得的虫王,虫王可是蟋蟀

中的王者,平庸之辈见了虫王只有发抖的份。

入秋后,我常在屋外墙边或者荒岗的乱砖瓦砾中翻寻。有时甚至在夜晚提着小马灯到野外循声捕捉。循声很有讲究,这蟋蟀的鸣叫各不相同,之中有唧唧吱唧吱的缠绵之声;也有短促嘹亮的瞿瞿之声,一般叫声短促而有力的蟋蟀要更善斗些。我虽然常梦想能捉到虫王,但寻觅了多年,却始终没见到虫王的踪影,就连将军也没捉到过。

我把捉到的蟋蟀分盆喂养,寂寞时就把两只雄虫放一个盆子里看斗。蟋蟀生性孤傲,容不得同类,同性相遇,必有一番生死搏斗,斗不出胜负,它们是决不罢休的。

在夏秋季节的夜晚,还有一种默默无声的小飞虫,它的尾部会发出蓝绿的光。小飞虫在夜空中一闪一闪地飞,很美。那种飞虫叫萤火虫。

夏秋晚上,大人在吃罢晚饭,都会习惯地搬出条凳、躺椅。我们这些爱动的孩子,在那萤火虫一盏盏小灯的诱惑下,大家纷纷行动起来。我们拿着蒲扇追扑萤火虫,刚捉到手的萤火虫尾部还在闪烁着蓝绿的光,我把它们放进各种颜色的小瓶里,睡觉时,就把小瓶挂在蚊帐中。

躺在床上,我就常常望着那霓虹灯似的五彩小瓶遐想……这时,床下的纺织娘也“咋咋”地唱歌了,我常在迷人的光环里、美妙的歌声中进入多彩的梦乡。

如今,农村的老屋已经拆除,农民都已搬到了住宅小区。在小区里,夜空依然美丽,却很少见到飞舞的萤火虫、很少听到纺织娘和蟋蟀们的歌声了,这些虫子都去哪里了呢?

忆旧·古运河

送篮

薛明文 |

小时候的寒假、暑假,我都要帮做散工的母亲送篮。母亲在前竹场巷的运河码头上(离莲蓉桥约50多米)帮人洗菜、淘米、汰衣裳。洗净了,我就把菜篮、米篮、衣裳篮送到各家各户;再把新的一批菜篮、米篮、衣裳篮送到面朝运河的母亲背后。

河滩上尽是大大小小、各式各样的篮。寒冬腊月,我小手冻得通红,十个手指就像十根小小的胡萝卜。坐在冰冷的石阶上,寒冷的风铁青着脸,好像下决心要把我冻成石阶的一部分。

母亲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劳作,不时挥动棒槌,把篮中的衣裤取出来,放在石阶上槌打,清除衣物中间的肥皂水。如果洗得不清,衣物留存肥皂的气味,主人是要皱眉头的。

母亲洗的米与菜,洗的衣物,向来很干净。她总是忍着冰冷的河水刺骨的冷,忍着十根手指头被运河水撕咬。偶尔,才听到母亲发出“嗤、嗤、嗤”的呼声。母亲能吃大苦,她的呼喊声总是压得很低。她很冷哇,我知道。我坐在石阶上都冻得发抖,母亲的双手要浸到冰冷的水里,洗、洗、洗,不停地洗,每月才能到各家领到两元、三元。一天不做,一天不活。没钱,就无法去买柴米油盐。

没有油,就没有灯火,晚上我就不能做作业。五年级前,我家里点的还是“油盏头”。就是放些油,里边放两根灯草点燃着发光。那么一点明亮,远远不够我挥霍,我要看大量的书。我的眼睛逐渐近视,额前头发总是烧焦的。好在那时的人都不懂得美观,也不知美发是什么样子。

母亲比我冷,但她总说我坐在石阶上冷。

我坐在石阶上。码头旁边是一家弹棉花店,兼营毛竹生意。所以,从中山路走来,过莲蓉桥向右转、沿运河的那条巷名“前竹场巷”。离运河稍远与“前竹场巷”平行的一条巷,名“后竹场巷”。棉花店里弹着棉花,丝弦在弹棉花槌子的敲击下,发出“当当当”的响声,是非常好听的。小时候,我总是当它音乐听。

运河里摇着各式各样的船,发出“嗯得罗”“嗯得罗”的声音。那时我很佩服摇船的,想:长大了学会摇船,摇各式各样的船,到世界各地、大大小小的各条河浜里,都去游游。

“咯咯咯咯”,有时也有小火轮开过,一不小心,大浪头就会卷去衣物、棒槌,那就要快抢。卷走了人家的衣物,可要赔的。那时我就冲下去,帮妈按捺住石阶上的衣物。常常会很惊险。有一次,棒槌卷走了,母亲上岸追了好多远,好心的船家用篙子帮我们拨到另一个码头上,我守着衣物,等了好久,母亲才拿着棒槌回来。

但是,那个年代的小火轮毕竟不多。大多时候,我总是安静地坐在母亲背后,做我学摇船的梦。

有时,母亲回过头,见我坐在石阶上双手抱肩直发抖。她走上三级,摸摸我的小手。我心里暖烘烘的,身边好像又多了一个太阳。

母亲脱下围巾,把我的手包起来。然后,她转身走下三级,又把双手伸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,洗、洗、洗……洗不完的菜、米、衣。

这样,每天要洗整整一个上午。我起身送篮时,再悄悄把围巾披到母亲的颈项上。

陶家弄、前、后竹场巷,四堡弄,大河池,我串家走户地送篮……

现在,这一带建起幢幢高楼,建成“中大颐和”小区。那里,曾经有我住过的破烂小屋,是我送着各式各样的篮慢慢成长的地方。

情趣·健康桥

丝瓜开花

何梅容 文 |

在阳台种点时蔬,是我的爱好。

靠东边阳台种一株丝瓜,靠丫头房间窗户底植棵番薯,在西边靠主卧的飘窗下栽一树凌霄花,是我们家里多年的格局。

往年每到夏秋季,家里丝瓜的枝叶爬得最高,爬上不锈钢晒衣架,攀上阳台的纱窗,满墙宽大的绿叶,密密麻麻,挨挨挤挤,把半边的阳台染成绿墙。

等到丝瓜花次第开放,绿油油的丝瓜墙中缀满了明媚的黄花,在阳光下闪闪烁烁。再过几天,丝瓜长出来了。刚开始有小手指头大小,头上还顶着黄花。风起时,黄花吹落。丝瓜终于大大方方垂落在绿叶下。此时它们的身体变得细长、弯曲,仿佛如袅娜多姿的少女,日见日新。没过多久,身体变得粗壮。

终于有一天清晨,摘了它,枝

叶上还带露,特新鲜。把丝瓜切片,打两个鸡蛋一炒,青绿色是瓜,黄灿灿的是鸡蛋,一青一黄,看着就喜欢。舀上一碗白粥,就着自己种的丝瓜,吃起来特别香。

今年上半年雨水多,丝瓜长得不好,等到盛夏时,我们又去苏州游玩。一连几天,高温酷暑,没人浇水,回家当晚看见灯光下丝瓜叶卷起来,蔫蔫地挂在藤蔓上,似乎火烤过了。哎哟喂,我的丝瓜挂了!那一刻真正有心疼的感觉,可惜还没有开过花呢。

死马当活马医,连着早晚浇水,还从别人那里讨来钾肥,薄薄地施了两回。

兴许,上天感动了,丝瓜又长出新的枝叶。尤其是那个细嫩的藤蔓伸展开来,末端卷曲,像一只只跳起的兰花指。我用手机微距拍了,放在朋友圈,还有好多人不认识,连连称奇。



读报
插图 / 胡文伟